



江西生态写作：与自然对坐 侧耳倾听

□ 本报全媒体记者 钟秋兰

11月8日,当云雾弥漫上了金顶,游客沉醉于天地间的自然之美时,武功山脚下的一场关于江西生态与散文创作的研讨会,也以热烈的讨论揭开了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林深时见鹿。江西作为散文创作大省,面对生态文学成为热门的当下,创作者们保持着清醒的自觉,深入现场聆听自然之声,在江河与原野间,呈现了江西生态散文的共同特质——朴素中见深厚,平静中蕴激昂。

生态写作是“天人合一”

“人在山中无论繁衍多少世代,终将是客人。我们在大地上借居而已。”人把生活之地,交还给了草、树、鸟和野兽。”散文家傅菲在作品中写道。近年来,我省以傅菲为代表的散文家在创作中融入了对生态文学的多重思考。他们认为,只有深入自然现场,才能获得真实的自然感受,进而发现生态文学不是简单的田园牧歌,生态文学的书写,是对生命本质的探索。

本次由省作协、萍乡市文联主办,江西文学院(滕王阁文学院)、省作协散文委员会、萍乡市作协承办的2025年江西生态与散文创作研讨会,以傅菲散文集《深山欲雪》《雨中山果落》、安然《独坐羊狮慕》、朝颜《古鼓的舞者》《河流漫过日常》、洪忠佩和詹文格系列生态作品为例,对江西生态散文创作展开研讨。国内知名散文家艾平、评论家汪树东,省内评论家李洪华、苏勇、刘伟林、林秀、吴泰松对这些作家的作品进行了研讨。

什么是生态文学?苏勇认为,傅菲的写作是新鲜的,耐人寻味的,文字间弥漫着天地之气,而这股气源自深厚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智慧,这使得他的散文在气象和境界上都极为开阔。傅菲思考的重点不是“我该何处”,而是“万物与我,如何各得其所,共生共荣”。“傅菲的文字始终弥漫着乡野之美,生命之慧。”苏勇点评,与俗常的逻辑有所不同,在傅菲笔下,丧失了自然家园的现代不再是一个智慧的对象,给予的存在,而是一个需要被抚慰、被滋养的对象。傅菲的散文以其长期的山中生活为基石,深入地探讨了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于傅菲而言,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共同体的。人与自然相处的理想状态应是天人合一。

在散文家安然的眼中,凡是羊狮慕可以观以闻的事物,皆有生命和灵性。安然在《独坐羊狮慕》中将人类置于与大自然的同等位置,面对美轮美奂、造化无常的羊狮慕,甚至将自己也作为大自然的一员,“一开始我以为自己是女儿,后来以为是朝圣者,再后来以为是爱人,现在,我想我是山中一个微粒子。”安然始终以平等之心来看羊狮慕的事物,为此,评论家吴泰松认为她的写作是:“在快节奏的时代,以慢节奏的态度退回到属于自然的生活,与大自然相亲、相近,写出时序之美、自然之美和生命之美。”“安然的生态书写以及体现出来的山水隐逸思想,无疑是桃花源式生活理想在当代的回响。”

朝颜的《古鼓的舞者》展现了生态散文的另一种可能,即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生态书写。她以谢氏舞狮舞为切入点,记录客家文化的传承与困境;“黑夜苍茫如幕,黑夜是被香火和舞者点亮的。”林秀评论朝颜的写作“是在物性、神性、散性三个维度上进行生态散文的创作实践”。李洪华评价詹文格的写作,“是面向生态书写体系的物与物性、人与人性及生态关系中的体验、感悟和哲思,他呈现了四种美学,把丰富的博物知识和人生感悟纳入一个整体叙述框架,用典故、反思、感悟,以诗意的语言融入个体经验和生命体悟。”“好的散文必须有作家的情感,要带有作家的体温,只在乎实质,更多的时候让人无以言说”,

刘伟林评价洪忠佩的散文写作是朝着山村行走,“他的散文以一种独特的形式,轻易就让这些种子从大地上苏醒过来,让人们看到了乡村生活的另一面,既尖锐又柔软,既伤感又温暖”。

大家认为,一直以来,江西作家始终高举生态文学理念,延续着与自然对话的文学传统,一群散文作家创作了一大批关照人与自然关系的优秀作品,同时深度融入了社会、文化、哲学和生态治理的多重维度思考。

生态写作要“置身现场”

省作协主席曾清生认为,目前江西散文创作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但最好的状态应该是永远在路上。创作者要有深厚的思想积淀,要有崭新的写作方法。先行者要多写,带给更多人启发……平时要建立一个场域,形成大家谈”。

汪树东感叹,生态写作是“在大自然之中感悟生命大道”。来自内蒙古的艾平则对江西有这么庞大的生态散文作家群体感到惊喜。她欣赏江西女性散文家的才华,如安然的写作,把女性对生命的领悟用细腻的文字准确地表达出来,“很多是神来之笔,很传神和空灵。人和自然相处,被自然唤醒的这种生命状态,是一种心性和气韵,呈现了很丰满的审美意境”。同时,艾平表示,生态散文很容易变成科普文或“自然志”,会带有宣传片或者广告片的语言,生态散文的创作需要抓住人与自然的细微相处,写作者要具备写诗的基础(把握写作的结构与起承转合等),才能写出好的作品。

江西的生态散文创作群体缘何“出挑”?因为他们用“一种忘我的状态进入生态现场,更像森林田野调查者”。

《深山欲雪》是傅菲新近出版的散文集,由花城出版社授权,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在作品里写“每一种植物都有神的面孔”。他扎根于大茅山三年,行走于30多个山村之间,将自己的生命完全沉浸于那片广袤森林和无数溪流峡谷,记录着大山深处的草木枯荣、虫鸟啼鸣,构建了一个错落有致、生态文学世界,不仅赋予作品一种永恒的美感,也引导读者对时间的本质进行反思,“显示对于自然法则的敬畏以及与生命的和解”。

同样的,安然的写作也是一个与自然对坐的过程。2014年底至2020年春,她远离尘世喧嚣,独处羊狮慕腹地,观察记录大峡谷四季风光变化。这是一场长达六年的独处,她用文字呈现了一个写意与工笔交融的自然王国,“以羊狮慕为道场,视万物为有灵,与天地共往来”。“生态散文写作者,首要的角色是成为一名忠实的‘翻译者’——翻译山的沉默、水的哲学、万物的史诗,传递那些被我们忽略的自然密语。”安然这样形容自己的生态散文写作。

朝颜用了五年时间完成散文集《古鼓的舞者》,前后历时近十年完成《河流漫过日常》文集。她认为,真正的生态散文创作,不能依赖于天马行空的文学想象和独坐书斋的闭门造车,它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田野调查,让身体与天地相连,让灵魂与季候同步,迈出脚步,走向广袤大地,走向自然万物,走向芸芸众生,才是生态散文创作该有的态度和作为。

生态与人文,是赣鄱散文写作的双重奏鸣。詹文格与洪忠佩是来自基层的写作者,他们从初期的无意识生态写作,到近些年有意识地对自然展开观察与思考,将自然生态与人文传统融为一体,以“在场者”身份,用文字对话自然的本源。

生态写作何为

安然感慨,生态写作让她一天比一天更

热爱天地万物,一天更比一天找到活着的答案,“通过生态写作,希望把自己归还于天地万物,与天地万物融在一起”。洪忠佩则表示,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关系最好的表达,莫过于遵循自然规律和从内心流淌出来的文字。

江西的绿水青山给了众多作家写作底气。自古以来,这里便是文人墨客的灵感之地。陶渊明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王安石的“一水护田将绿绕”等诗句,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朱熹、陆九渊等理学家提出的“天地万物一体”思想,更将生态保护上升到哲学高度。

近年来,江西通过“生态修复+产业发展”模式(如矿山复绿、候鸟经济),将生态成果转化为文学素材。本次在武功山脚下讨论生态文学,更具有特殊的意义——武功山是我省户外旅游的“顶流”,仅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就接待游客近50万人次,以经济账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生态文学是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文学,也是人类社会活动的文字呈现。对这一点,萍乡作家漆宇勤有更深体会:武功山“高颜值、厚底蕴”,既有丰富的生态资源(这里有15种国家一级保护动植物,50多种国家二级保护动植物),也有可贵的生态行为(如对高山草甸这一核心资源的利用与保护),在保护与共享的进程中,很多以徒步、穿越为主的旅游者,本身就是观察与融入自然。武功山像一个生态实践样本,做了大量保护生态、发掘生态亮点、宣传生态、传播生态意识的工作,如组织出版《驴游武功山》图书,设计武功山一系列旅游线路,在线路的介绍中详细标注一路上可能与哪些野生动植物相遇,并贴心提示观察和保护,这其实也是人与自然的对话。

生态写作,是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是另一种文学“返乡”。萍乡作家敖笑之认为,生态文学写作,离不开特定的“场域”,作家要抓住地域的独特生态特色和亮点来写,要密切关注特定区域的生态文明成果,予以文学上的呈现和呐喊,“写好生态作品,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和良知的作家应有的担当”。

生态散文作为家国情怀与乡土记忆的一种文化载体,要写好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来自宜春的作家刘黎明认为,首先要有地缘情结,将地理坐标转化为饱含情感的文化地标,要从山水、物产、风俗中,透视人们的生活智慧、乡土眷恋与文化坚守,追寻心灵与文化根系的深度连接,寻找精神的原乡;同时,生态散文写作要打破固化思维,要有新的表达,新的气象,更要有创新性的审美体验,让作品成为不可复制的存在。

生态文学何为?“生态写作是有使命的,写作者要去关注自然与生态,关注生态与城市、场矿、产业的关系。要在缝隙中观察并发挥使命。”作家彭文斌提出了生态文学的时代价值与创新表达,“我们在享受科技成果的同时,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还有很多路要赶。生态文学要在时代浪潮中不断生长,成为守护绿水青山的温柔力量。”李洪华则表示:“写作需要信仰,否则会像一条没有方向的河流。”

生态散文,让自然说话。当山川河流在作家的笔下不再是模糊的背景板,而是拥有自主生命的主体;当人类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而是万千生命中普通的一员……人与自然对坐,侧耳倾听,江西生态散文创作就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压题图为武宁县上汤乡人居和谐场景。当地供图)

第247期

本版邮箱:32028011@qq.com
本版电话:0791-86849235

创作谈

自然文学需要自然道德

□ 傅菲



2015年以来,我去了非常多的地方,深入鄱阳湖、五府山、大茅山,分析过数百个生态样本。

在物质文明日益发达的时代,也见过不少破坏生态的行为。为什么?因为人类中心主义占据了部分人的大脑。“以我为中心”“以实用为中心”,这个观点,代表了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很难扼守生态底线。

人与自然共存、共生、共荣。人类需要自然道德。自然道德和社会道德同等重要。何谓自然道德?它区别于社会道德,它是人(社会)与自然相处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和谐、平等、尊重的关系。人(社会)

的行动、行为服从于自然性,相处的方式必须和谐、平等、尊重自然界的一切生命个体,尊重并维护自然界的天然美学,不杀戮、不崇拜、不掠夺、不破坏、不污染、不干扰。

自然文学的写作,自始至终,都需要贯穿自然道德。文学即人学。脱离了人,文学也非文学,仅仅是文字的累积。自然文学也不例外。写景写物,写草木虫鱼,写飞鸟走兽,写气象写枯荣,核心还是写人的态度、心境、生命观、世界观。物象皆外象,外象写出心象,才是文学。自然道德是夯在自然文学底层的基石,从而表现出自然精神。自然精神是人文主义的本源之一,也是文明的本质之一。只有把树当作生命敬畏,把蚂蚁当作生命敬畏,才会把人当作生命敬畏。蕴藏自然道德的自然文学,熠熠生辉。

做一名有体温的“翻译者”

□ 安然



《独坐羊狮慕》这本书,书名的“独坐”,不仅是一种身体姿态,更是一种写作姿态。它意味着摒弃浮躁,进行长时间的、沉浸式的观察与倾听。

当我们停止喧嚣,“独坐”下来,沉默的大山便开始言说。所谓“静定生慧”,我们的写作,就是将这宏大的沉默,翻译成人类可以感知的“心流”,呈现人和山的一体圆融。

如果说《独坐羊狮慕》是“静观内省”,那么《万鸟岭上》则是“动态共鸣”。这篇作品,源于我两度上罗霄山脉南面国家自然保护区、遂川千年鸟道的亲身经历。

在海拔1300米的万鸟岭,我每天蜷缩在避风窝棚里,跟随鸟类环志站的老师们,从

天黑守候到凌晨十二点有时是一点。在那里,我认识了各种各样的鸟,听说了不少鸟的故事,也了解到从“打鸟岗”到“万鸟岭”的变迁。以小窥大,这个地名的改变,背后是现今人类在遭到自然惩罚后,对自然态度的根本转变。

我写遂川千年鸟道,如果只停留在万鸟齐飞的壮观景象,那只是一幅动态壁画。生态散文的笔,必须刺穿表象,去探寻背后的生命网络。我写候鸟,也写守护它们的人们,写这条千年鸟道所承载的历史记忆与全球生态的隐喻。

生态散文写作,需要一脚踏在科学的坚实土地上,一脚踏在人文的灵动云彩里。

生态散文写作不能是堆砌名词,不能是罗列数据,而是通过我们的“翻译”,让生态散文成为连接理性世界与感性心灵的“彩虹桥”。

生态散文应扎根于生活土壤中

□ 朝颜



2019年,我开始了赣南非遗的关注和调查,我将目光锁定了当时已被列入国家级非遗的十个代表性项目,从瑞金出发,先后前往信丰、石城、会昌、全南、龙南等地,寻找那些散落在民间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每一次走访,我都要阅读大量的资料,熟悉相关的传承脉络、专业知识和重要人物。我常常一个人坐在电脑前,看一个长长的视频,以至不觉暮色已至。

当我走近一个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聊到诸多的细节和对他们熟知领域的理解时,总有人诧异地问我:“你一个外行人,怎么知道得这么多?”事实上,真正的生态写作者从来不是写作对象的一名访客,而是与之同呼吸共命运的亲人。

所谓生态,除了自然生态,还有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它们共同参与并影响着广袤时空中的生态走向。生态散文不应该只是“环保宣言”和“物种清单”,它应当像家门前的桂花树,深扎在具体的生活土壤和人间烟火中,在恰当的时节里散发幽香。

而《河流漫过日常》的写作,同样缘于我对生态散文的理解。因为人类挪移的每一寸履痕,都曾被河流牵动。河流是一切文明、一切乡愁生发的原点。我们在那里汲取饮用水,也在那里濯洗生活的尘埃,还依靠它浇灌田地里的作物、喂养家中的禽畜。我们仰仗着它,年年月月、世世代代地活下来。当生态散文写作具体到“河流”二字时,人们心目中的生态便不再是一个宏大的概念,它是流动的、湿润的、有温度的、包罗万象的。

去表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

□ 洪忠佩



我工作生活在赣东北的婺源,对乡村情有独钟,近年做田野调查几乎走遍了婺源的古道和村庄,不仅从村民、古树、古桥、古道、后龙山、水口、河流,还有庙宇,认识到了人、乡村与自然的关系,感受到了世代乡人对自然的推崇与敬畏,也感受到了各地在推进城镇化和工业文明过程中生态意识的缺失和生态意识的觉醒。

如果没有沉下去观察,我很难发现自然生态有时处于一种叠加的生命状态,比如一棵千年古樟,树身不仅有络石藤缠绕,树叶上寄生骨碎补,白腿小雀还把家安在了树洞里。往往,在这样的古树面前,人不由会感到自己如此渺小。

于是,我把视野进一步打开了,从前的山客、猎人、渔人,如今的养蜂人、自然教育科普者、带人观鸟拍鸟的“鸟导”,他们与婺源的自然环境指示物种、模式标本动植物的关系,都在不同时期进入我的视角,都一一进行了观照。

自然生态,人间万物,何其丰饶。好比乡村聚族而居的姓氏家族一样,大地上的草木,飞行的鸟类昆虫,都是有亲缘关系的。它们的丰富、博大、辽阔,仿佛一根根生发自然基因特质的引线,一年四季都在牵引着我。

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写作者,我写作的初心是想能够为滋养自己的一方乡土代言。而回头检视这些年写下的文字,若是能够合着时代的节奏,持之以恒地向大自然学习,向着专题性纵深或贴着乡村肌理去发掘,想必会给写作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记录万物痕迹是写作的意义

□ 詹文格



回顾多年的散文创作,我猛然间发现自己的作品竟然难以归类。比如我对生态散文这个概念并不清晰,甚至很长时间都处于无意识状态。

但“生态散文以敬畏生命、尊重自然为核心”这句话我是高度认同的。

2020年夏天,我开始有了一些主动参与意识。这一年我申请调往县内最偏远的山区乡镇工作。离开喧嚣的县城,我在寂静的山林里自由行走,倾听山乡梦幻般的鸡啼犬吠,欣赏大山深处的百鸟齐鸣,眺望云雾缭绕的村寨,走过白雪皑皑的山巅。这些在城市里难以相遇的景色、难以抵达的旷野,让我双眼如被清洗,让我的身心如同沐浴。村前的古树、山崖的野花、峡谷的溪流、成群野猪、奔跑的麂子、穿梭的毒蛇、盘旋的老鹰,以及欢唱的白鹇、成对的锦鸡,无不体现大山的丰富、自然的神奇。

几年过去,我已经深深爱上了那一片山林,熟悉了山林中每个季节的颜色。当阳光、风雨、霜雪,拂过草尖、藤蔓、叶子、果实之后,万物都留下了生命的痕迹,如能记录其中一二,这便是写作的意义。

记录万物痕迹是写作的意义。在自然生态、文化生态、社会生态的交织中,生态散文不应只是环保宣言和物种清单,它应当像家门前的桂花树,深扎在具体的生活土壤和人间烟火中,在恰当的时节里散发幽香。